

森林炊烟

傅仇



森林炊烟

傅仇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森 林 炊 烟

责任编辑：骆之恬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44,000 印张：2.875 印数：1—4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58 定价：0.20元

目 录

- 〔1〕 森林炊烟
〔7〕 森林的春天
〔12〕 森林一条街
〔16〕 雪山大豆
〔20〕 雪浪花飞夹金山
〔26〕 红军走过的沼泽地
〔33〕 千里岷山春常在
〔42〕 毛主席和伐木者
〔60〕 赤 桦 信
〔78〕 柳树和石碑

森 林 炊 烟

大森林的林峰，已经长得和雪山尖一样高了。云杉的年纹，不知划过了多少年辰，不知记载了多少鸟兽的故事，不知野樱桃结了多少酸果，可有人来采摘过野樱桃？山花红开花的时节，是不是看见猎人走进了森林？岩鹿和野牛的寿命最长，它们几辈子在林中，还没有碰见一个人呢。飞鼠吃掉了多少树果，等于吃掉了多少未来的树木；它不会想到有人来把树果采去，播种造林。马熊、獐子作梦也不曾想到，有谁会来请它们搬家。雪山上飞起的烟雾，林中升起的瘴气，卷走了森林漫长的历史，罩住了森林世界。

有一个青年采伐组来了，他们来探访几百年养育起来的树海。这个鸟兽生活的世界，开始不安地动荡起来。

林中的乌烟瘴气，突然袭击伐木者。有几个人

中毒倒下了。未倒下的年轻人，在林谷中点燃了石炮，炮声惊醒了沉睡的森林，树木呐喊起来，乌烟从针叶的隙间飞跑了，瘴气从病腐木的身上惊惶地逃走了。森林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，飞鸟走兽胆战心惊地远远躲着，偷瞧着森林突然的变化。

这群勇敢的年轻伐木者，初进森林，还没有找到饮水。这时候正是开春季节，森林还没有解冻，春天迟迟不来。枯水草淹在黑色的浅水里，这片水草地积着死水，水上浮着一层冰。伐木者打起一碗黑水，水里飘着细微的渣尘，这是草木腐朽的渣渣。黑水没有气味，谁也不敢喝，怕中毒。大胆的青年，用指头沾了一滴水，送在舌尖上，他说：“同志们，别怕，让我尝尝，看是什么味道，要是有毒，我们就不喝它；没有毒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喝了。”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，要是他中了毒呢？同志们心里明白，他是为集体的安全尝水味。

尝水的青年并没有中毒，他还是不放心，劝同志们忍住口渴，不要喝黑水，他又找水去了。

桦树林里，青年在找水。崖石上挂着透明的冰柱，闪着蓝白色的光。山水早就断了，春水还没有爆发。树下还堆着两三尺深的雪。他想把雪背回去化成水。他记得去年在另一座林子里，也曾喝过雪水，背了一大背兜白雪，烧化了只有一碗水。要背

多少雪，才能煮一锅饭，才够十几个人喝啊？这儿的雪，下面都埋着腐草朽木，雪也染了毒的啊！他在林子里已经走累了，身子靠在桦树上。忽然，他的颈子里流进了一丝冰水，抬头看，树上没有雪，没有冰，决不是冰雪融化的水。他想起来了，这一定是桦树喷吐出来的水，桦树积有最饱满的水啊。他找了一棵嫩桦树，用弯刀在树上砍了一条口，插上一枝树杈，一会儿，一股清水顺着树杈流下来了。青年弯下腰，嘴含着树杈，吸了一口，又吸了一口。青年欢叫起来了：

“同志们，找着水啦！桦树水，桦树水，带有甜味的桦树水！”

伐木者用水壶、铁锅，接满了桦树水。人们象得到了仙水一样的高兴啊！

桦树水再甜，伐木者不敢贪馋地多喝，只能喝一两口。喝下一口桦树水，心里真甜，真解渴呵。桦树水再甜，总不能用它来煮饭。于是，大家又去找水，在向阳地方寻找干净的冰雪，用背兜把这冻结的水背回帐篷。

水找到了，解决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找水的这位青年，这才放下心来；从衣袋里摸出一包鱼钩，又取出了一包煮熟了的花生米，把花生米安在鱼钩上，又把鱼钩的麻线挂在树杈上，让鱼钩

垂在地上。青年在森林的海洋撒下钓鱼钩，你以为
是钓鱼么？不，是钓马鸡和野鸡。

青年没有耐心来等待狡猾的马鸡上钩，他要同
伙伴们去扯帐篷了。

风暴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在中午就来了。风
暴卷着雪浪，呼啸着来了。林中象奔驰着千军万马，
卷起滚滚波涛。勇敢的年轻人，站在风暴里，神色
不变，比大树站得还坚稳。刚刚把帐篷牵开，风暴
沉重地压下来，伐木者勇猛地拉着。风暴又要把帐篷
翻上天，伐木者敏捷地把帐篷卷起。风暴咆哮一阵，
拖着无力的沙哑的声音，向远方逃跑了。伐木者勇
敢地和风暴搏斗一阵，胜利了；在静静的绿色的海
洋里，撑起了白色的帐篷。

伐木者在帐篷外辟开一块空地，捡起一堆干树
桠，撑起两幅三角架，在三角架上横放一根大树枝，
吊着铁锅，准备做饭了。

一支肥美的花马鸡，挣扎着拍打着翅膀，马鸡
上钩了。伐木者快乐地笑起来。这是伐木者初进森
林的第一件猎物，第一次野餐中的美味。

伐木者在森林中擦燃了第一根火柴，点燃了第
一堆篝火，升起了第一股炊烟。十几个伐木者的眼
光，瞧着熊熊的篝火，瞧着浓浓的青烟，升在古老
的林中；伐木者的感情也象在燃烧，在奔腾。

铁锅里烧着甜甜的桦树水，一口铜锅煮着雪白的大米饭，一口铤锅炖着马鸡。伐木者倒了一杯桦树水，慢慢地喝着，尝着那股甜味。在这时候，唯一感到可惜的，是不能把手中这杯甜甜的桦树水，敬给遥远的朋友，没有让朋友分享这杯桦树水，分享森林中的幸福，多么遗憾啊！

篝火在林中燃烧，炊烟在林中缭绕，这是年轻的伐木者在森林中放出的信号。篝火驱散了乌烟瘴气，炊烟冲破了迷漫的云雾，告诉林中鸟兽：伐木者胜利了！

要问那位尝毒水的青年是谁，要问这群勇敢的伐木者的名字么，他们说：你们一定要知道吗？我们的名字写在森林里，你们看吧，我们用斧头和大树写的名字：青年团员，社会主义的突击手。

炊烟在林峰上骄傲地飞翔。炊烟，时而停在树尖上，抚摸着飞鼠的尾巴；时而在树尖上，大胆地奔跑。我愿森林百鸟的翅膀，借给炊烟，让炊烟飞出森林，飞到遥远的城市和农村的上空，让朋友们看看森林的炊烟，看看突击手升起的信号。

朋友们，你们知道，光比声音跑得快，看见闪电，一会儿就听见了滚滚而来的雷声。朋友们啊，你们看见天空一朵朵的白云，白云带着一缕缕的青纱，那是森林飞来的炊烟；你们看见了森林的炊烟，

请注意啊！随着这股炊烟，从远远的天空滚滚而来的，将是社会主义的突击手们的伐木声！

一九五六年五月七日于理县米亚罗

森林的春天

雪山上的万年雪，闪闪发光，淌着一股股冰凉冰凉的雪水。雪猪钻进冰崖洞里，躲藏了一个漫长的冬天，畏缩地从雪堆里探出头来，俯视着森林，好象是询问：春天可曾来了？

春天来了，来得特别迟，五月天，春天冒着风雪来了。风雪卷着流云，卷着雪粉，卷着蓝色的细雨，掠过树海，给森林染上了绮丽的色彩。赤桦穿着紫红的衣裳，白桦披着浅蓝的轻纱，云杉垂挂着象绿绒线织的小绣球，杜鹃树长出了一瓣瓣的嫩芽；山桃吐出粉红花，野樱桃绣满了白花，还有不知名的野果开了紫蓝花……森林天天在换衣裳，日日在打扮；画家也难捉摸这出奇的、变幻无穷的色彩。

在森林生活的人们，欣赏着这幅绮丽的森林风景，感到是一种幸福的享受。这是有理由的。没有
在森林生活过的人，怎会知道伐木者如何度过了漫

长的冬天，怎会知道大风雪把森林封锁了多久，怎会知道伐木者的心情？这是伐木者的斧头砍出的春天。

在森林生活的人们，每天总是喜欢瞧瞧远山近水，你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吗？你能知道他们在盼望谁？等待谁？紧张的劳动，就要开始了呀！

林中雪地上，偶然瞧见有几颗水汪汪的绿点，伐木者惊喜地叫起来：“青草露芽啦！”云杉的树根发潮了，伐木者欢喜地叫道：“快要解冻啦！”这种惊喜，含有特殊的意义，树木解冻，采伐时再不象冬天那么艰难了。这是劳动的喜讯。

林谷的小溪，淌着一股清亮的细水，悄悄地从冰块底下溜过，冰块在动摇、在破裂。集材工人脸上露出笑容，忍不住自语起来：“解冻了，春水快发了！”一个冬天，从茅林里赶到小溪来的木材，已被集材工人在林谷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头；这些木材在风雪里等待，等待春水的涨泄，好乘着水浪飞出森林，飞到遥远的地方。

一朵野花在雪里露头，伐木者会用斧头把雪挖开，让野花迅速开放，开得更多，开得更繁茂。年轻的工人怀着深情，每个早晨，都去数工棚周围的野花，看开了多少朵，变化了多少颜色？野花成了他们最好的、最准确的日历。他们从野花绽开的形状，

计算着劳动日程，推测着森林完全解冻的日期。

春天给森林带来了喜讯，人们兴奋而又紧张的劳动着。人们要在猛烈的洪水到来以前，作好一切准备，让森林的木材，乘长风破万里浪。

绕着森林奔流的杂谷脑河，一直向前奔流进岷江。江河上，摆开了一百多里长的阵势。人们在驯服它，要叫礁石给木材让路，要叫河水顺着人们规定的路线走。

一个炸河的炮手，跳进冰河，骑在拦路的礁石上，打炮眼。另一个炮手，在岸边的崖坎上，生起炼铁炉，红火烧着铁钎。还有个爆破手，抱着一包炸药，跨进冰河。风雪似一串花针，向爆破手的脸上、脚上、手上刺来。爆破手毫不畏缩，顽强地把炸药装进礁石的肚子里。火线哧哧的飞出火星，河水大吼一声，礁石爆炸，烟雾弥漫，碎石腾空，树木摇晃，森林回响着爆炸声。这是春天的炮声。

修河道的工人，穿着救生衣，在给河水开路。他们用白杨树条扎起长长的石篓，装满了石子，筑起一道长堤；一道道的马杈站在堤上，引导着河水奔流的方向。远远望去，河上立满了桅杆，扯满了风帆，那是快要出发的远航的船只。

流送工人在河上创造了奇迹，他们用木材筑起了铜墙铁壁，关住河水，不准它乱跑。一道道的水

堰，一个个的水仓，装满了水，装满了木材。只等山上洪水暴发，打开闸门，让满河木材一齐出发，浩浩荡荡飞渡千里。

看见这条正在解冻的岷江，老一代伐木工人总是难忘那过去的苦难，难忘那已经流走的一江苦水。

在川西北高原险峻的峡谷里，奔流着岷江和大渡河。在这大江大河两岸的群山上，是一片碧绿苍苍的森林，采伐的木材主要就是利用这两条河流作为天然的运输线，把木材流送到长江沿岸各地，再运送到四面八方的建设工地，送到农村和工厂。

大渡河这条水运航线是解放后开辟的。解放前，大渡河里礁石林立，险滩重重，木材哪能通行？可是现在，大渡河被工人驯服了，几百里河道疏通了，许多礁石被炸掉，许多险滩被铲除，千山万岭的木材在大渡河上飘流，奔走几百里，直入长江。

今天的岷江，飘流着珍贵的木材。江水叫嚷着，木材叫嚷着；江水在拥挤，木材在拥挤。岷江是那么激动，是那么欢乐。千山万岭的木材，正按照工人指定的航线，在大江激流里飞驰前进，去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。

雷声滚滚地来了，卷着飘飘的春雨。一会儿，雷雨过了，林海又平静下来。森林淋了一个澡，洗去了满头冰雪，满山绿得透明如镜。只听见山谷中

响起阵阵的伐木声，与岷江的波涛声，汇成了一片欢乐的声音。这是祖国在前进的声音，充满了希望的春天的声音！

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夜于理县米亚罗

森 林 一 条 街

我们祖国有许多城镇，每一个城镇都有它独特的美丽的风光。我们祖国有许多街道，每一条街道都有它独特的美丽的建筑。有这样的城镇和街道，我们一走进去，就不想离开了；即使没有去过，一听别人谈起，我们的心就被迷住了，似乎只有童话中才出现过这样迷人的城，迷人的街。不不，童话中有的，我们祖国也有。我们祖国有的，童话中不一定就有这样美丽的城，美丽的街。

我见过这样的街，比童话迷人，它就是森林中的一条街——米亚罗

快乐的峡谷

米亚罗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，现在是理县的一个乡镇。“米亚罗”是藏语，它的意思是：高山

那边有一个快乐的峡谷。

这条街，原来不是街。解放前，是一片荒凉的黑森林，只有野牛、野马在林中窜来窜去；只有藏族奴隶手脚上的镣铐声，和他们被封建统治者——土司、头人鞭打时的哭泣声；只有统治阶级互相“打冤家”的枪声。这里以前不叫米亚罗，这里更不是“快乐的峡谷”！

这条街，当它还在一片乌云黑雾笼罩着的时候，便升起过革命的火光！那是红军长征时燃起熊熊的篝火，给藏族的奴隶带来了希望和光明。藏族人民怀念着红军，心里常常念着：“当乌云散了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就亮了；当红军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快乐了！”

是的，红军回来了！藏族的奴隶解放了！这块荒凉的地方变成快乐的峡谷了！当年的红军领着伐木队，又来到这里，斧头砍倒了荆棘，在白杨树上挂起帐篷，山上响起了伐木声。成阿公路沿着岷江修起来了，公路通过米亚罗，象一条彩虹穿过了森林，跨过了雪山，伸进了草地。当公路刚刚通车时，米亚罗还不是一条街，只有几个帐篷，几间木板小屋，这就是第一批伐木工人的宿舍，第一批建设者的家。夜晚，雪地上燃着一堆堆篝火，树桩上拴着藏民运输队的牛马；藏民和伐木工人围在篝火旁，